

分,分,分

■徐桂荣

◎分心

分一半给你,行不
左心房,或者右心房
或者,一半左心房加一半右心房
行不

请不要全部拿去
请留一半,至少一半给我
让我有足够的空间,做我自己
做你爱的那个人

◎分家

金子给你,金子的品质给我
粮食给你,种子给我
房子、家具、器皿,都给你
请把它们的容量,给我

甘蔗给你,甜给我
夜来香给你,香给我
土地、农庄、森林、山河,都给你
我只要覆盖它们的月光和阳光

我要的一点都不能少,完完全全
我要的一丝也不能分割,完完整整
如果实在分不开,就把你
也分给我

◎分行

把树木分分行,成为树林
把土地分分行,成为垄亩
把道路分分行,成为城镇
把炊烟分分行,成为故乡

把鸟鸣、翅膀分分行,成为雁阵
把花朵、花香分分行,成为春天
把山河、云霞分分行,成为国家
把星斗、星系分分行,成为宇宙

把时间分分行,成为日历
把日历分分行,成为历史
把历史分分行,成为文字
把文字分分行,成为史诗

乡恋

■信景涛

故乡的记忆
是一支清远的歌
总在
有月光的晚上唱起
故乡的面貌是一幅美丽的画
总在
幻想中憧憬
离开后
乡恋是四季的花
永远芬芳

岁月

■李国印

有时岁月就像一种欲望
被汗水托举着走在风雨中
寻找一种幸福一种虚荣
甚至回家时的体面
可就这么一点的欲望、虚荣、体面
往往会付出一生的努力
甚至血的代价

我对岁月并没有多少奢望
所以我的岁月是粗糙的
这或许是曾撸过锄把的缘故
我虽然住在城里
可每逢刮风下雨的时候
总让我挂念老家的父母

岁月啊
一个谁都要走的路
可事前谁又无法预知
所以
岁月只不过是一种欲望
是一片烟云或是一条河流
岁月因人而生也因人而逝

散文



雪水云绿,是茶。不用说它是中国化名茶,单凭这名字我就喜欢。不然,北宋的范仲淹怎么会写出“潇洒桐庐郡,春山半是茶,轻雷何好事,惊起雨前芽”这样的诗文呢?想必范老夫子当年是没少喝此茶的吧。

人说茶是灵异之物,灵就灵在它与人的那份相知相悦。这话说得真好!但我觉得,好茶如美文,品一杯佳茗如同品一篇美文。今天正好周末,心情很好,于是,邀汪铎、信吾,富强诸友共享。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:怎么这个时候请我们喝茶,什么好茶?我说,喝了就知道。我给他们留点悬念。既是好茶,自然不能独享,独品有什么趣?所谓品茶,图的不就是那份感觉,那份意趣吗?

洁杯。烧水。杯是刚买的青花瓷杯,水自然是鄱阳湖的水了。待刚把水烧开,他们先后到了。汪铎是个急性子,进门就嚷:水烧好没?又说今天太阳很好,去你家屋顶上品茶吧(我居住顶层),也找一种高山品茶的享受!众友附和:一边享受冬阳一边慢品“天堂”佳茗,那可是别有一番情趣哟。这主意不坏啊!于是,几个人拎壶搬凳,取茶提杯,直上屋顶。如此品茶,我们倒是头一回!过去我们喝茶都是去茶楼,品茶谈文,后来因那里的环境变得嘈杂,败兴,我们就去得少了。喝茶说文本是雅事,再去茶楼就觉得兴味索然,了无

情趣。是好茶,就得有个好的环境,慢慢品味!好茶的意蕴也就在这里。我给他们泡好茶,茶在杯中亭亭玉立,赏心悦目,清香盈鼻,那分柔和与安静中透着几分娇美和妩媚。

雪水云绿是杭州的宋挺寄来的,是她家乡的特产。小宋是杭州某报副刊编辑,那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相识。她的热情和真诚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,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。我们都称她“天堂美女”。因为失眠,我戒了很长时间的茶(所以出差便故意不带茶叶),但在会上看见镇江朋友泡的茶,叶绿汤清,清香盈鼻,忍不住向朋友讨了一回茶。当时小宋与我同桌,见我如此爱茶,便说她家乡有一种好茶,叫“雪水云绿”,回去就给你寄茶!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,我哪能当真?毕竟是初次相识,她又是个大姑娘。再说我正在服药期间,喝茶是必须克制的。只是茶愈好我越是经不住它的诱惑。没想到宋挺很快给我寄来了一包“雪水云绿”和她编的报纸,而且还是快递,有点古人快马加鞭送公函的意味。

我没到过杭州,更没去过桐庐,那该是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人间仙境吧。四季如春,蓬蓬勃勃,有山有水,有诗有茶,薄雾流岚,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,泡上一杯“雪水云绿”,轻啜慢品,那感觉应该与传说中的神仙差不多吧。即使你

品茶叙事

■铁马

披一路风尘一腔世俗一身浮躁而来,但我相信,在这样的环境里,你会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,内心也会变得清爽许多干净许多,甚至还会粘上些灵山秀水之气。我从范翁诗里猜想宋挺的老家应该是桐庐县,小宋的不俗也就在情理之中,所谓灵山秀水出美女吧。

如果不是小宋慷慨相赠,此生我也许与“雪水云绿”无缘。以前我只知道杭州的“龙井”,也喝过“龙井”。我拆开快件一看那包装,就知其品味不凡。果然是好茶!小宋如此盛情让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忽然想起贾平凹先生对喝茶的一番独特见解来,他说:吃茶是大有名堂的。和尚吃茶是一种禅,道士吃茶是一种道,知识分子吃茶是一种文化,共产党员吃茶是一种清廉。所以,吃茶是品格的表现,是情操的表现,是混浊世事中清醒的表现。贾先生不愧是大家,把喝茶上升至如此境界!既然贾大师都这么说,我接受小宋的馈赠心里便有几分坦然。

既然是品茶,自然要聊文。品茶谈文是我们的老主题。富强是写小说的,小说讲究故事,开口就问在北京有什么故事?我说这次在北京本想在鲁迅书屋给他们带几本书,无奈囊中羞涩,犹豫良久还是悄然退去。今天约你们品茶算是将功补过吧。

但这茶来之不易哟。那天上午

我正准备下乡,借了朋友的车,突然接到九江一个叫申通快递公司的电话,说有快件,要我赶紧去拿。我猜一定是宋挺给我寄来的,于是直奔九江。没料到下高速出了点小插曲。当然不是什么大事,因为走得匆忙,司机忘了带驾驶证,被交警扣车。司机毕竟年轻,见了交警就如同小鸡见了老鹰。面对警察,文人也奈何不了,所以折腾了不少时间。一向斯文的信吾兄笑了:真正的秀才碰到兵啰,所以回来也没兴致请诸位品茶。哈哈——一大家笑了。原来是寄自“天堂”的佳茗!是得好好细品。众友很开心。富强兄说这茶品得有点意思,要把我说的故事用到他的小说里。

汪铎兄是诗人,对茶对文十分挑剔,且几近苛刻。我把小宋寄来的报纸和她的两篇散文给他们看。对于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,不仅自己的文章要写得好,而且版面要编排得漂亮。而我更在乎副刊所选文稿的内在质量,这更能看出副刊编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。当然,在她这个年纪我肯定写不出她这样的文章。汪兄一边品茶一边品文,说这两篇文章正合我们此时心境呵,在温暖的阳光里品“雪水云绿”,好茶好文,回去我要写诗,就叫《屋顶上品茶》。信吾兄则对我说,你就去写篇散文吧,剩下的茶叶归我了,这可是当年范仲淹喝过的茶呢!

散文



做一棵树

■胡若洋

做一棵树,在暮色里出神,等待光线的变幻,演绎出自己的美丽。
快乐仿佛永远被一层轻而薄的绸缎遮盖,不经意间就被一阵游荡的风吹走。生活美艳如花,可尽管是轻轻地去碰触,那锐利的锋芒还是刺破了我的手指。现实生活残忍得近乎凛冽。一切都似乎身外之物,对生活的习惯已转变成麻木,甚至身心疲惫。想起米兰·昆德拉在《玩笑》中的话:“受乌托邦声音的诱惑,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,但当大门在身后关上时,他们发现自己在地狱里。”

于是,我满心幻想化作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狂热,我竭力为自己营造理想中的美丽境界,希望整个世界都化为纯净深蓝、静谧温柔的海,甚至希望自己变成空气,波动起清凉的海风。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,我还是去努力营造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世界,渴望逃出芜杂的世俗,伴着清风波动而引吭高歌。可是,我的努力纵然虚构出一个个乌托邦的世界,却仍然走不出牢笼藩篱。此时的我,伴随着巨大的失望,百般孤独。

猛然间,我想到了列维坦,那位“树的天使”,他对树有着炽热的爱,他希望把树描绘在每一幅画中。于是,无论是乡间还是树林,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,他都能变换着树的形态和角色,搭配在田园村边。我爱他的画作,更爱他笔下的树。为什么我不去做一棵树,随着春夏秋冬的变幻而改变自己的姿态,去阐释风格迥异的美呢?我恍然大悟,生活中的琐碎与压力堆积而成的山,我无法移走,但我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,走进山中,这不是同样能感受到生活的美丽吗?

我愿做一棵树,变换着枝丫,演绎出自己的瑰丽人生。



雪原

薛东 摄

孝子

■国宏

国志是镇上出了名的孝子。说他是孝子,既不是因为他眼下与七十有三的老娘相依为命,也不是因他为了不使老娘受气而赶跑了妻子。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桩趣事呢。

上个月的一天,大清早,国志家的胡同口排了两队人,而且队列性别分明。你若以为是买紧俏商品或赶早市买青菜的那就错了,因为两排队伍的终端指向的是一座砖制的“两室两厅”——公共厕所。这回您明白了吧?对,是排队上厕所。排队上厕所不用说,肯定是男一排女一排了——不,身为男儿身的国志就赫然站在女列当中!

最初,国志站在女列排尾,人们只是笑笑:“这小子睡懵啦,还做梦哪!”后来,随着人流逐渐前移离女厕越来越近了,人群才觉出有些异样来。女排中开始有人指指点点、窃窃私语起来。男排中有几个哥们直冲国志翻眼珠子。

眼见女厕入口了,国志还夹在女列当中!

这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,有人冲国志骂:“你这人有病啊?”男排中有人冲国志喊:“哥们,醒醒!你站错队啦!快站过来!”并且有人撸胳膊挽袖子要揍国志。国志的表情也有些异样,焦灼地频频回头朝胡同里望,脖子伸得长长的。

前边的一位妇女已经入厕了,下一个就轮到国志了!这时,国志才红头涨脸地朝队列外侧出一步,欲去不去间站成马步,猛回头,眼睛一亮,发一声喊:“妈——!快点,轮到你啦!”胡同里,徐徐出来一位老太太,双手插在围裙底下。

甬当笑话听,这是真事,不过不常碰见。一位报社的“名记”闻说此事,在报上“忽悠”了一把,不久镇子上便建起了很多公厕,人们再也用不着天天排队上厕所了。

可国志的孝道还是被弘扬开来,当作一则民间佳话,在小镇上盛传不衰。